

会饮篇

[英汉双语]

古 希 腊 · 柏 拉 图

O U R · H U M

A N · R A C E

· C A N · O N

L Y · A C H I

E V E · H A P

P I N E S S ·

I F · L O V E

· R E A C H E

S · I T S · C

O N C L U S I

O N · 只 有 当 爱

有 了 定 论 · 人 类

能 实 现 幸 福 ·

企鹅口袋书系列·伟大的思想

会 饮 篇

(英汉双语)

[古希腊] 柏拉图 著

[英] 克里斯托弗·吉尔 德斯蒙德·李 英译

孙平华 储春艳 汉译

中国出版集团
中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会饮篇：英汉对照 / (古希腊) 柏拉图著；孙平华，储春艳译. —
北京：中译出版社，2015. 11

(企鹅口袋书系列·伟大的思想)

ISBN 978-7-5001-4346-8

I. ①会… II. ①柏… ②孙… ③储… III. ①柏拉图(前
427~前347)—美学思想—英、汉 IV. ①B502.232 ②B83-09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67708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5-7258 号)

Penguin Books Ltd, Registered Offices: 80 Strand, London WC2R 0RL, England
www.penguin.com

This revised translation of *The Republic* first published in Penguin Classics 1987

This translation of *The Symposium* first published in Penguin Classics 1999

These extracts published in Penguin Books 2005

The Republic translation copyright © H. D. P. Lee, 1987

The Symposium translation copyright © Christopher Gill, 1999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发行 / 中译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4号物华大厦6层

电 话 / (010) 68359287; 68359303 (发行部); 68359725 (编辑部)

邮 编 / 100044 传 真 / (010) 68357870

电子邮箱 / book@ctph.com.cn 网 址 / http://www.ctph.com.cn

出版策划 / 张高里

责任编辑 / 胡晓凯 刘黎黎

装帧设计 / 索 迪

排 版 / 竹叶图文

印 刷 /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760毫米×940毫米 1/32 印 张 / 7

版 次 / 2016年1月第一版 印 次 / 2016年1月第一次

ISBN 978-7-5001-4346-8 定价：21.00元



“企鹅”及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尚未注册的商标。

未经允许，不得擅用。

中译出版社与企鹅图书有限公司联合出版

《伟大的思想》中文版序

企鹅《伟大的思想》丛书2004年开始出版。在英国，已付梓八十种，尚有二十种计划出版。美国出版的丛书规模略小，德国的同类丛书规模更小一些。丛书销量已远远超过二百万册，在全球众多读者间，尤其是学生当中，普及了哲学和政治学。中文版《伟大的思想》丛书的推出，迈出了新的一步，令人欢欣鼓舞。

推出这套丛书的目的是让读者再次与一些伟大的非小说类经典著作面对面地交流。太久以来，确定版本依据这样一个假设——读者在教室里学习这些著作，因此需要导读、详尽的注释、参考书目等。此类版本无疑十分有用，但我想，如果能够重建托马斯·潘恩《常识》或约翰·罗斯金《艺术与人生》初版时的环境，营造更具亲和力的氛围，也许是一件有趣的事。这样，读者除了原作者及其自身的理性思考外没有其他参照。

这样做有一定的缺陷：每位作者的话难免有难解或不可解之处，一些重要的背景知识会缺失。例如，读者对亨利·梭罗创作时的情形毫无头绪，也不了解该书的接受情况以及影响；不过，这样做的优点也显而易见。最突出的优点是：作者的初衷又一次变得重要起来——托马斯·潘

恩的愤怒、查尔斯·达尔文的灵光、塞内加的隐逸。这些作家在许多国家影响着许多人的生活，其影响难以估量；长达几个世纪，读他们书的乐趣罕有匹敌。没有亚当·斯密或阿图尔·叔本华，或无法想象我们今天的世界。这些小书的创作年代久远，但其中的话语彻底改变了我们的政治学、经济学、智力生活、社会规划和宗教信仰。

《伟大的思想》丛书一直求新求变。地域不同，收录的作家亦不同。在中国或美国，一些作家更受欢迎。英国《伟大的思想》收录的一些作家在其他地方则默默无闻。称其为“伟大的思想”，我们亦慎之又慎。思想之伟大，在于其影响之深远，而不意味着这些思想是“好”的，实际上一些书或可列入“坏”思想之列。丛书中很多作家受到同一丛书其他作家的很大影响，例如，马塞尔·普鲁斯特承认受约翰·罗斯金影响很大，米歇尔·德·蒙田也承认深受塞内加影响，但其他作家彼此憎恶，如果发现他们被收入同一丛书，一定会气愤难平。不过，读者可自行判明这些思想是否合理。我们衷心希望，您可以从阅读这些杰作中获得乐趣。

《伟大的思想》出版者
西蒙·温德尔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Editions of Great Ideas

Penguin's Great Ideas series began publication in 2004. In the UK we now have 80 copies in print with plans to publish a further 20. A somewhat smaller list is published in the USA and a related, even smaller series in Germany. The books have sold now well over two million copies and have popularized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for many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 particularly students. The launch of a Chinese Great Ideas series is an extremely exciting new development.

The intention behind the series was to allow readers to be once more face to face with some of the great non-fiction classics. For too long the editions of these books were creat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you were studying them in the classroom and that the student needed an introduction, extensive notes, a bibliography and so on. While this sort of edition is of course extremely useful, I thought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recreate a more intimate feeling — to recreate the atmosphere in which, for example, Thomas Paine's *Common Sense* or John Ruskin's *On Art and Life* was first published — where the reader has no other guide than the original author and his or her own common sense.

This method has its severe disadvantages — there will inevitably be statements made by each author which are either hard or impossible to understand, some important context might be missing. For example the reader has no clue as to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Henry Thoreau was writing his book and the reader cannot be aware of the

book's reception or influence. The advantages however are very clear — most importantly the original intentions of the author become once more important. The sense of anger in Thomas Paine, of intellectual excitement in Charles Darwin, of resignation in Seneca — few things can be more thrilling than to read writers who have had such immeasurable influence on so many lives, sometimes for centuries, in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Our world would not make sense without Adam Smith or Arthur Schopenhauer — our politics, economics, intellectual lives, social planning, religious beliefs have all been fundamentally changed by the words in these little books, first written down long ago.

The Great Ideas series continues to change and evolve.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different writers would be included. In China or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are some writers who are liked much more than others. In the UK there are writers in the Great Ideas series who are ignored elsewhere. We have also been very careful to call the series Great Ideas — these ideas are great because they have been so enormously influential, but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y are Good Ideas — indeed some of the books would probably qualify as Bad Ideas. Many of the writers in the series have been massively influenced by others in the series — for example Marcel Proust owed so much to John Ruskin, Michel de Montaigne to Seneca. But others hated each other and would be distressed to find themselves together in the same series! But readers can decide the validity of these ideas for themselves. We very much hope that you enjoy these remarkable books.

Simon Winder
Publisher
Great Ideas

译者导读

柏拉图（Plato，前427年—前347年），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也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柏拉图和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以及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被并称为古希腊三大哲学家。柏拉图是西方客观唯心主义的创始人，他的哲学体系博大精深，一生作品很多，写下了许多哲学对话录，并且后来在雅典创办了著名的书院。

《会饮篇》（或译作《飨宴篇》《宴话篇》）是柏拉图早期的一篇对话式作品，它描述了在一次宴会上，一群雅典男性对爱的本质的讨论。该作品以演讲和对话的形式写成，既有讽刺式的，也有认真的谈话。他们对话的大前提是（而且有些讲者更清楚说明），最高贵的爱是男人之间的爱。爱是对美的企盼，美貌、智慧和美德都被讨论。他们反对古希腊风俗中男人对少年的爱，说男人不应该在这些尚未了解基本美德，也未定型的少年身上下功夫，而更应该去爱一个男子并长相厮守，并强调两人间若只有美德与知识的交流最为崇高。柏拉图提出肉体的爱不如精神上对智慧和美德的爱，这就是著名的“柏拉图式的爱情”，这样的爱

就是至善。在《会饮篇》里，柏拉图还描述了认识“美”的过程：从认识美的形体到美的道理、美的制度等等，逐级上升，经过飞跃最后认识到美本身，即“美的相”。柏拉图又进一步描述了这种“相”的基本特征：它是永恒的，不生不灭的，绝对的，单一的等等。

此书还收录了柏拉图著名的“洞穴寓言”，选自《理想国》。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一开始提到了哲学家必须具备的各种素质，然后着重强调这些素质必须建立在学问的基础之上，最终则是建立在为善的学问基础之上。对苏格拉底来说它是善的本质。一些人认为善即快乐，或者认为善即学问。柏拉图简明扼要地驳斥了此类观点，却拒绝直接给出自己的看法，而是借用“洞穴寓言”来阐述他的观点，这是他首次详细解释唯心主义。

柏拉图还提到了太阳的比喻和分割线的比喻，柏拉图解释说，分割线比喻是太阳比喻的续篇，旨在进一步说明太阳比喻所涉及的现实中两种层次之间的关系。但它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来讲述的，即我们用来理解这两种层次或领域的心智状态。因此，这个线的目的主要也不是用来给事物分类。与可知领域相关的两种心智状态，都是与同种类型的东西（本质）打交道，尽管每种心智状态的处理方式各不相同；虽然在物质世界里，物质的东西与其自身的影子有区别，但这种差异主要用于阐明需要了解的东西当中存在的

“真实”或真实性的程度——如果我们的学问仅局限于它的影子或影像，那么，我们对自身学问的东西了解就太有限了。就这个问题而言，就是仅仅局限于肤浅的外表了。

目 录

译者导读	I
会饮篇	1
洞穴寓言（选自《理想国》）	67

会 饮 篇

阿波罗多洛斯：实际上，我已经准备好回答你的问题了。前几天我碰巧要从我位于法勒鲁姆的家去城里，一个我认识的人从后面看见了我，大老远地叫我。他喊道（扯着嗓门用开玩笑的口吻）：

“嘿，从法勒鲁姆来的人！你！阿波罗多洛斯，能等我一下吗？”

我停了下来，等着他。

他说：“阿波罗多洛斯，我刚才一直在找你，想让你告诉我阿伽松家举行的聚会上发生的故事。苏格拉底、亚西比德等人都参加了那次晚宴。他们在关于爱的发言中都说了什么？有个人从菲利普的儿子菲尼克斯那里了解了一些，我听他说了；但他说你也知道那次晚宴。他讲述的内容不够确切。请告诉我你知道的东西吧。苏格拉底是你的朋友，要复述他说的话，没有人比你更有权利了。不过，开始讲之前，”他补充说，“先告诉我：你当时在场吗？”

“你得到的肯定不是精准的复述，”我回答道，“你以为这次聚会是最近发生的，连我也参加了。”

“是的，我确实这样认为，”他说。

“你怎会这样认为呢，格老孔？阿伽松已经有很多年不在雅典住了，而我开始和苏格拉底交往，把追随他的一言一

行当作我的职业，还不到三年时间，你难道不知道这些吗？那之前我经常漫无目的地闲逛。我自认为在做一些重要的事，但其实我当时处于最可悲的境地——就像你现在这样！——认为哲学是我最不应该做的事。”

“别取笑我，”他说，“告诉我这次聚会是什么时候举办的吧。”

“那时你和我都还是小孩子，”我说，“阿伽松的第一部悲剧得了奖。他和他的伙伴们举行了祭祀盛宴，庆祝他们的成功，聚会就发生在次日。”

“所以确实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说，“是谁告诉你这件事的，是苏格拉底自己吗？”

“当然不是了！”我说，“和告诉菲尼克斯的是同一个人，是居达塞奈乌姆一个叫阿里斯托得摩斯的矮个子，他总是光着脚走来走去。他当时参加了那次聚会，我想他是苏格拉底当时最狂热的崇拜者之一，不过，我后来就他告诉我的一些要点问了苏格拉底，他证实了阿里斯托得摩斯的说法。”

“来吧，”他说，“你把这些再给我讲一遍吧。在去城邦的路上，我们正好可以边走边说。”

于是我们一起走的时候就谈了这些，所以正如我一开始说的，我已经准备好了。如果需要给你讲一遍，我也会那样做。实际上，每当我讨论哲学或听他人讨论哲学时，我都会得到极大的愉悦，更不用说从中受益了。但至于其他类的讨论，尤其是像你们这样的富商的谈话，我感到索然无味，为你和你的朋友感到可惜，因为你们自认为在做一些重要的事，其实不然。可能你觉得我是个失败者，不中用，我却认为你

是自以为是。我不仅认为你是个失败者，而且我知道你就是。

朋友：你总是这样，阿波罗多洛斯。你总是贬低自己，贬低其他人。你似乎相信除了苏格拉底，其余所有的人都处于悲惨境地，首当其冲的就是你自己。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得到“软蛋”这个绰号的。你在说话时，总是现在这个样子，残酷地攻击你自己和所有人——只有苏格拉底除外。

阿波罗多洛斯：我亲爱的朋友，很明显，如果我对自己和和你持有这种看法，我是不是在胡说八道？

朋友：阿波罗多洛斯，我们现在实在不值得为此争论。请按照我的请求，告诉我谈话的进展如何。

阿波罗多洛斯：好吧，差不多是这样的——但如果我从头开始讲的话会更好点儿，就像阿里斯托得摩斯做的那样。

他说他在路上遇到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刚洗过澡，还穿上了鞋——他几乎从不这样做。他问苏格拉底穿戴这么整齐是要去哪里。

苏格拉底答道：“去和阿伽松一起参加晚宴。昨天我没去他的得奖庆典，避开了人群；但我答应今天参加他的晚宴。因此我才打扮一番，这样我去美貌的人的家时也能看起来精神点儿。你呢？”他问道，“虽然你没受邀请，但是愿意和我参加晚宴吗？”

“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阿里斯托得摩斯答道。

“那么你就和我一起走吧，”苏格拉底说，“这样我们就可以证实谚语是错的，将它倒过来说，‘每逢好人开宴，好人不请自来。’其实，荷马也借用过这条谚语，但他把它曲解了，并且几乎是用蔑视的态度对待它的。他笔下的阿伽门农是位

异常优秀的战将，而墨涅拉俄斯是个‘软弱无能的枪兵’。但当阿伽门农祭祀并举办盛宴时，墨涅拉俄斯这个卑微的人不请自来地参加了优等人的盛宴，这样看来，就是让不太好的人赴好人的宴会了。”

阿里斯托得摩斯回答道：“但是恐怕我也符合荷马描述的情况，而不像你所说的那个意思，苏格拉底，我是个卑微的人，不请自来地参加聪明者的盛宴。如果你要带我一起去，想想你该用什么借口；我不会承认我是不请自来的，我只能说是你邀请了我。”

“‘我们两个路上搭伴儿来的’，”他说，“这样说就行了。那么快走吧。”

阿里斯托得摩斯说，这段交谈之后，他们就出发了。但苏格拉底陷入了自己的沉思，他们一起走的时候总是落在后面。阿里斯托得摩斯也停下来时，苏格拉底就让他继续走。到达阿伽松家时，阿里斯托得摩斯发现门是开着的，并且遇到了一件很荒谬可笑的事情。家中的一位仆人看到了他，把他带进屋里，其他人都已落座，正准备用餐。阿伽松一看到他，就说，“阿里斯托得摩斯！你来得正好，和我们一起用餐吧。你要是为了别的事情而来，就先放一边。我昨天找你，要邀请你，但没找到你。苏格拉底呢——你为什么没带他一块儿来？”

他转身的时候（阿里斯托得摩斯说的），发现苏格拉底根本没跟在后面。他解释说是苏格拉底带他来的，他是受苏格拉底的邀请来参加晚宴的。

“很高兴你来了，”阿伽松说，“但是苏格拉底去哪儿了呢？”

“刚才他还在我后面。我不知道现在他在哪儿。”

“仆人，去看看，”阿伽松说，“把苏格拉底带到这儿来。阿里斯托得摩斯，请你挨着厄律克西马库坐。”

一个仆人帮阿里斯托得摩斯洗了手和脚，这样他就可以坐下了。另一个仆人过来说：“苏格拉底已经到这儿了；他退回到了邻居家的走廊里，一直站在那里，不肯进来，我请他进来也不行。”

“真奇怪，”阿伽松说，“你再去请他进来，别让他独自一人待着。”

“别，”阿里斯托得摩斯说，“随他去吧。这是他的习惯。有时他离开人群，走到哪儿，就站在那里不动了。我敢肯定他一会儿就过来。别打扰他，让他一个人待着吧。”

“好吧，如果你这样认为，那我们就这样做，”阿伽松说，“现在，仆人，给我们上菜吧。你们想上什么食物就上什么食物，没人监督你们——我从未这样做过。这一次，你们就把我及其他人当作你们晚宴的客人，要好好伺候，争取赢得我们的赞扬。”

接着他们就开始用餐了，但苏格拉底还没进来。阿伽松不停地应该说派人去叫苏格拉底，但阿里斯托得摩斯不让他这么做。实际上，苏格拉底不一会儿就来了（他没有像往常那样迟到很长时间），其他人用餐才刚用到了一半。阿伽松正好独自一人坐在末席，就说：“苏格拉底，过来坐在我旁边吧，这样靠近你，我就可以分享你在走廊中获得的智慧了。显然你已经找到了你要寻找的东西并且拥有它了；不然你不会来的。”

苏格拉底坐了下来，说：“阿伽松，如果智慧这种东西能像水一样，在双方彼此接触的时候从丰盈者流到匮乏者那里，通过一根毛线从满杯子流到空杯子中，该有多好啊。如果智慧真像这样，我把与你共坐当作莫大的荣耀。我希望用你丰富的美好智慧把自己填满。我的智慧无疑是肤浅的——更确切地说，是真是假说不清，就像梦一样——但你的智慧光辉灿烂，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在你还年轻的时候，你的智慧就大放异彩；前几天三万多在场的希腊同胞都见证了你的智慧。”

“你在嘲笑我，”阿伽松说，“稍后我们再争论智慧问题，让狄奥尼索斯做我们的评判员。不过现在你先把注意力放在用餐上吧。”

之后，阿里斯托得摩斯说，苏格拉底坐了下来，与其他人一起用餐。然后他们向神祭酒、唱颂神歌，进行了其他例行的礼仪，然后开始饮酒。鲍桑尼亚带了头，说了类似下面的话：“先生们，最愉快的饮酒方式是什么？我可以告诉你们，我由于昨天饮酒，今天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需要多休息。我觉得你们中许多人也是这样，因为你们昨天也在场——所以想想我们应该怎样饮酒才最合适吧。”

阿里斯托芬说：“鲍桑尼亚，你说得对，我们得想办法喝得从容一些。我昨天也属于酩酊大醉之列。”

此后，阿库门努的儿子厄律克西马库说：“我赞同你的说法。但还有个人的意见我需要问问，看看他还能喝吗，那个人就是阿伽松。”

“我也绝对没有耐力再喝了，”他说。